

博益

文藝系列

人間有情

香港梁蘇記遮廠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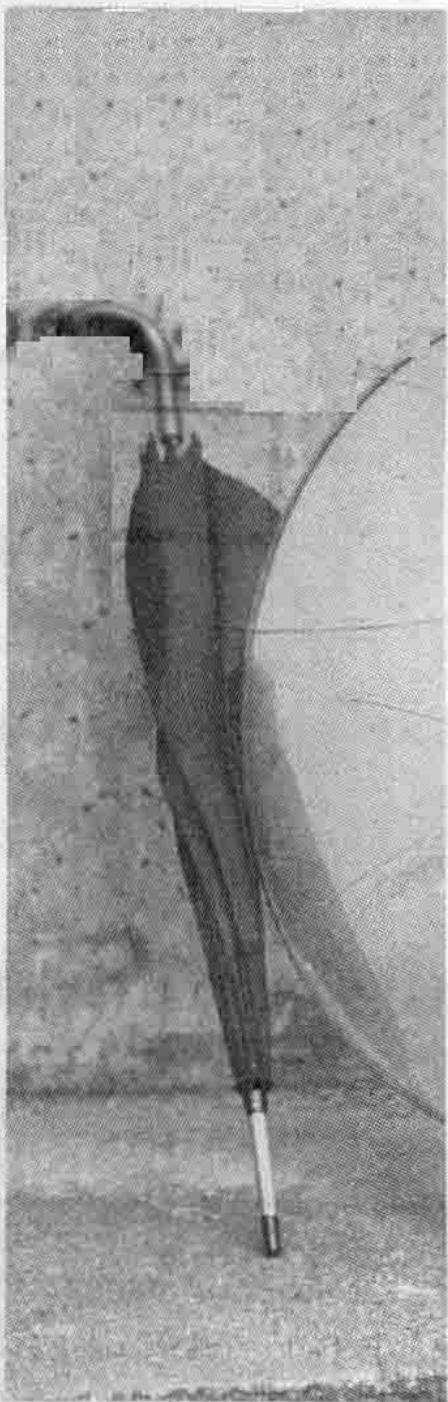
杜國威著



人間有情

香港梁蘇記遮廠的故事

杜國威著



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書名：人間有情
作者：杜國威
編輯：博益編輯委員會
責任編輯：盧小龍
美術設計：洪育慶
出版：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發行/訂閱：香港電視出版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偉業街181號
協力工業大廈13樓
3-433043

新加坡、馬來西亞總代理：

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
印刷：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分色：彩視影版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1065號
東達中心18-19字樓
植字：經導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軒尼詩道342號13字樓
出版日期：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定價：每本港幣二十元
出版書號：7 F 88058
ISBN 962-17-0512-6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Publications (Holdings) Limited, 1988



「香港梁蘇記遮廠」第三代傳人梁春發先生(右三)與夥計們於工展會場中樂聚一堂
(攝於一九六〇年)。

目錄

平凡中的不平凡

人間有情的故事（梁春發）

1

第一章 天心難測

13

第二章 亂世隨緣

39

第三章 落花無語

135

第四章 人間有情

167

後記

205

附錄：香港梁蘇記遮廠

一百週年紀念（一八六六——一九八六）

光榮退休及告別社會人士書

平凡中的不平凡—— 人間有情的故事

一九八六年六月一日，一間很平凡的商店和一個很平凡的商店主人，作了一個在情、理上都很平凡的結業決定。這在香港這個功利社會，根本就算不上是什麼事。如果說有什麼少許不平凡的，就是這間商店有一百年的歷史，以及這間商店的主人發表了一篇很短的文告，作為向社會和家族的一個交代，只此而已。

真正不平凡的卻是香港社會對這件平凡事的反應。這反應完全超出了這個主人的生活經驗和想像，是他連做夢也想不到的。一方面是社會人士的熱烈反應，表達在一個「搶購式」的集體行動，在兩天的時間內便差不多買下了這商店裏的一切貨品，雨遮和牙刷（而這首兩天是晴天，沒有買雨遮的「意識感」的）。香港人買東西是既有眼光又有頭腦的，「精打細算」是香港人的天生秉賦，其教

育背景就因為香港是有名的購物天堂。因此，香港人一般都積累了三十多年的
生活經驗，不容易引發起一股「集體式」的購物欲。而這間老商店的產品製作，
一貫以手工為主，對原料的選擇又很嚴格，因此價錢比一般同類貨品都高出很
多。因此，這最後一個月的八折售價，不可能在售價方面構成一個「購物的引
誘」。雖然一百年來，這間商店的生意原則是「真不二價」（除了「工展會」時的九
折），但在一九八〇年代的香港，大多數香港人對於什麼八折、七折等宣傳已
習以為常，人們把這現象視作一種公關招數而不為之動心；再加上七十年代以
來對歐美名牌產品的沉迷，一間本地的老商店，根本沒有任何理由引起社會注
意的。商店的主人本來是一個建築師，自從一九七八年父親去世，經營這間商
店便成了個人的兼職。所以，從現代管理學的觀點來看，一個不同行業的專業
人士，出錯的機會很大，改良及開展的可能則很小。這一切因素加起來，個人
所親見的購買潮是很難有一個合理的解釋的，全部產品和存貨在不足兩週之內
便全部賣光了，為什麼？

這個很平凡的「為什麼」，也只是個人的「自我心理遊戲」而已，但我終於找

到了一個我相信有將近百分之七十五準確率的答案，這現象就是中國文化潛力的表現！雖然是在西化了的社會，中國文化的精神仍在「要緊關頭」（這是個人的主觀看法）發揮出一股巨大的影響力！這使我十分高興，因為中國文化的力量在這極平凡的際遇仍有其如許大的推動力，則中國文化是必傳、必屹立和必發揚光大的。在西化了的「龍的傳人」的内心世界中，中國文化仍有很高的地位（雖然是下意識的，但在價值觀念的取捨上，畢竟仍有其「主人」的地位）。記憶所及，在香港電台接受訪問時，一個年輕的女孩子，也令我驚奇起來。因為她也問我「為什麼」？我的回答是：「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我相信她會明白。（這領悟是受心理學大師JUNG的「種族潛意識」所啟發）

本來，這間老商店的產品全部賣出去了便是一個落幕，一個終止。社會是善忘的，很快，很快，這些平凡事便會由時間沖淡，而人們再也不會想起這間古老的遮店。如同一切人間事物，最後總是消失於時間中。以個人來說，這樣熱鬧的大結局已是很滿意的了，再加上一連串的文章都對這間老店給以很善意的祝福。最使我感動的是，一個友人送給我看的一位名詩人（我不認識他）發

表在報章上的一篇文章，以及在一份很現代化又很新潮的大型雜誌上，我看到了一羣接受西方教育的大孩子們（他們對歐美的精品和名牌貨品是可以如數家珍的），刊登了一整版的「站起來鼓掌」的懷念（我也不認識這一羣年輕的大孩子們）！我只有在内心裏感謝他們，祝福他們！我對自己說，我畢竟交代了！在那年的重陽節，我在對父親的墳墓鞠躬之後，把這兩份文稿都一起燒化了給他老人家。我相信他會很高興的！他的孩子已盡了自己最大的能力。

天意真的會「憐幽草」的！在這一系列的事情中，還有一件更不平凡的事情。一個「神的使者」和一個很純潔的「大孩子劇作家」賜給我和那間古老的商店一個舞台劇（一個述說這間古老遮店的百年故事的舞台劇）。這件事我本來不相信，我一直以為一些好朋友在和我開玩笑，因為這是真真正正的不可能的大結局。但是見了那位高貴的「神的使者」和那個笑得很甜的「大孩子劇作家」，我終於相信了！我實在不配，不值得領受這麼珍貴的「上帝的恩典」！因為這個舞台劇把這間古老遮店放到了歷史，而這只可說是天的旨意，是不能用任何人事或努力可以得到的！（我只能形容這個舞台劇為「上帝的恩典」，因為我自己實

在是個平凡人，家族也是平凡的家族，如何去領受這些福氣？我和家人都是中國文化價值的支持者，但這並不使我們突出。因為我發覺香港人的內心深處都不止接受中國文化，而且在行為上更適合最現實的一種東西——金錢——表達了中國文化精神的價值觀念，也因此而令我產生一個對中國文化的雄宏潛力的解釋！

我完全相信這位高貴的「神的使者」，她就是這個舞台劇的導演，一次談話令我不止感動，不止慚愧，更強烈的情感反應是一個信心的產生。我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已有不少人情世故經驗。我在心中直覺，這是一個很明白、很有愛心又很世故的入世的出世人！而那個笑得很甜的「劇作家」呢？我的反應是，他有一個幸福的人生，從未遇過壞人，一個純潔的大孩子。可以說是一種直覺上的好感和信任。時間是一九八六年六月廿八日，戲名就是《人間有情》！我不止同意，更願意提供一切所需的資料。

我所說的自動直覺反應，大約是由個人對文學和哲學的愛好所培養而成的。這個東西很難用文字去描述，「知者自知，不知者便不知」。我看到了，他

們兩人都是詩人，而詩人不必一定寫詩，但如沒有詩人之心，便絕對做不出美好的行為，也寫不出美好的作品！

就在那個快要過去的夏天，那個「大孩子劇作家」便來到我家中搜集資料。我告訴他許多我親自經歷的故事，或從上一代人口中聽到的故事。都是很平凡的故事，不平凡的只是，這故事有一個一百年的時間歷程，而又是由個人主動地把這故事作爲一個中止。我最激動的是，在一個偉大的年代，當中華民族義無反顧地爲民族的生存和文化的保留而勇敢地抗拒來自東洋一個小島國的野蠻人！這是中華民族最神聖的年代，更是中國文化精神發揚光大的時刻。我們五十以外的人都親身經歷了這個殘酷但卻極有價值的經驗！我那時年紀還很小，能理解的不多。但看見父親的一代，對這個小島國的侵略無比痛恨，以及大量捐錢救國，使我明白到人是有尊嚴的，道德價值是真實的。成功或失敗都不足形成一種行為的標準，只有內心的志向才是真正標準。這場「中日」之戰，到我唸大學時，看了現代史和許多戰爭紀錄片後（令我内心淒然而難過，因爲強弱相差實在太大），我才真正的明白，那個時代的中國人都是真真正正的大丈

夫！因為這是知其不可爲而爲的民族精神！這比英國獨自面對強大的希特拉更難得，因爲英國和德國都是現代化的工業先進國家，而中國仍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用理智來判斷，是不能打的，是幾乎注定必敗的！但是，中國人終於不顧一切地打下去了，這是中華文化的潛力和民族感情的神聖信念！在我的回憶裏，這場戰爭對這間老遮店的影響極大，全盛時代的一切被毀滅了大部分，但是我從沒有聽見過父親一代埋怨。他們都是「龍的傳人」，他們那代對這個東洋島國的仇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今我仍記得死守衡陽四十七天的故事，父親說守城的第十軍用他們的生命保護我們全家能步行到廣西而生存。我們的生命是他們英勇的（中華戰士）生命換回來的。那時我們有間先進的牙刷、遮廠設在湖南郴縣，又有門市部設在衡陽。我後來才明白，父親那一代在國內開設一間工廠，但卻不設工廠在香港，是他們對國家的供奉，響應在後方設立工業的號召！我相信這個決定不是商業式的，而是民族情的！我曾經問過那個純潔的「大孩子劇作家」，在三小時的舞台劇中，如何能表達這多而又深的民族情呀？他笑了，笑得很甜！說，有方法的！我記得後來在舞台上，秀玲形容伯伯，對

爺爺說，「他笑，笑得多甜……」我又看到姑姑的單戀式對象，就是那個抗日英雄。姑姑在六十年代移民到澳洲去了。

我是乘S.S.CANTON號到英國讀書的。我是在劍橋大學唸建築的。我後來真的做了一個則師，也設立了自己的則師樓。一切一切，是真真假假，還是假假真真？我明白來自法律上的顧慮，人物不能用真名，時間不必依據歷史，而所有觀眾都知道舞台上的遮店是哪一間遮店。我看《人間有情》的感情和反應，在重演的場刊中已寫了，這兒不再重複了。

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劇本由初稿而成定稿。我初看那些廣東話的台詞，竟有點不易投入的感覺。直到我在大會堂上演首夜才明白，其必得是口講的言語的關係。如用廣州方言說白話文，那就失去了真實感，而且又不傳神！

這個「大孩子劇作家」就是杜國威先生；給這一切一切予生命和秩序的，就是那位「神的使者」——導演陳尹瑩修女。他們兩人都是詩人，而兩人都賜予觀眾許多溫暖！

就在同一年，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廿八日，《人間有情》在香港大會堂上演。

所有門票全部售罄。我清楚地記得完場時的不斷的掌聲，我又記起回家後我向父親的相片鞠躬，用流淚的聲音說，我看到了，從此這間老遮店便不會退休，因為這間老遮店已搬到了另一個永恆的地址——舞台！從一段短短的告別文告，到在大會堂的演出，一共不到五個月！這是專業的效率，也是有責任心的辦事人員應有的態度。

今生今世，我不會忘記，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廿八日的晚上。一些平凡的人和事，在舞台上卻可以表現得如此溫暖，如此幽默，又如此有人情味！我實在不配享有這個福氣！令我更高興的是，那些觀眾的笑聲是發自內心的，而那些掌聲也是由衷的。我在時光中倒流了好幾十年。無論如何我都相信，舞台上的
人世間是美好的、善良的！

直到那個晚上之前，我還沒法把握如何把一百年放在不足三個小時的演出中！到我清醒時，也是下幕時，一百年的事已交代了。我記得自己到後台去感謝和讚揚那一羣一流身手的演員和工作者。而那些相片，我放在自己的書房。對我來說，一個使人溫暖又使人歡笑的舞台劇，其藝術價值便相等於我個人書櫥內的

任何一部大書。一切美的事物，其本質都是詩；而一切令生命之夢更完美的，就是詩的功能。

宗教、文學和哲學同是文化的根。達到一個崇高的境界時，三者的果是共通的。它們都有真、有善、有美；而又都是詩的化身，因為詩是我們心靈的共同語言。

首次上演是由八六年的十一月廿八日到十二月六日，而且是全滿。我同代的友人們、同學們都對我說，原來舞台劇可以如此地富有娛樂性的！大多數觀眾都不相信這劇的導演是一位把生命供奉於神的修女，又不相信劇作者竟是個還未結婚的大孩子。

很快我便在《香港文學》上看到了一位很有名的劇評家徐詠璇女士的一篇文章。她把《人間有情》放在《雷雨》、《茶館》同類，這是劇作者杜國威先生的光榮。用廣州方言寫成的劇本，是很難從閱讀中感到其神韻和詩一般的美感的，因為廣州方言與國語的差別幾乎是兩個不同的文字系統，也就因為這樣，地方方言便和音樂譜一同構成一種「要用起來才產生其藝術」的效果，也就是說，除

非是一流音樂家，方可看樂譜時同時在心中奏出音樂。（如晚年的貝多芬，耳朵失聰了，卻在心靈中創造了一組最美的聲音——「第九交響樂」，尤其是第四樂章的「歡樂頌」。但這人世間能夠有幾個貝多芬呢？）所以，地方方言的舞台劇，便必得在演出時才能作真正的欣賞、真正的評價。而我一共在現場看了五次，每一次所聽到的笑聲和掌聲都是與劇本相吻合的，這就是真正的評價。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市儈一下，看看所謂的票房紀錄。這個劇本一共上演三次，每次都是全部滿座。特別是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人間有情》在香港徇衆重演，在近大會堂座位兩倍的高山劇場，從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到十七日，再演出五場全部滿座。而那天才的「神的使者」，把轉場的對白排演到恰到好處、爐火純青的地步，這是對導演和演員的最大考驗。台詞、劇情和時間混和而成一首優美的中國二胡曲的境界，幽怨而沒有憎恨，接受人生的無常，輕輕嘆息和述之不盡的美！沒有人說人生沒有痛苦，沒有不公平，沒有委屈……當事人的和善心態，產生了很濃厚的人情味，以及人與人之間的諒解和愛惜。這一切一切給予觀眾以溫暖，看過這劇的朋友們都把握到這一點。所以導演、演

員和劇作家便可以無愧地站出來接受來自觀眾（他們才是最後的劇評家）的讚美！

在高山劇場的最後一場演出，是我個人生命中一個很有意義的時刻！我本來只是一個觀眾，一個巧合使一些和我個人生命中往事相同的遭遇在舞台上演繹了，謝幕時卻給我以過高的地位。我走上舞台，先對那一羣專業水準很高的演員鞠躬，因為功勞全是他們的，然後再向觀眾鞠躬，我聽到很多的掌聲。但在我心目中，我要把這些真誠的掌聲轉送給導演，那位天才的女詩人，還有劇作者杜國威先生。我只是一個化身，我的內心正是代表他們兩人而向演員、工作人員和最重要的觀眾們，致以真誠的感謝！

如今，杜國威先生根據同名話劇改編的小說《人間有情》面世，我專誠地送上這篇遊戲文章，希望可以表達我對杜國威先生和香港話劇團所有人員深沉而又誠懇的感謝！

願這人間永遠有情！

梁春發

一九八八年十月九日